

宋代妇女的冠饰

——《大宋衣冠——图说宋人服饰》读后

■陈丽娟

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不少人以为,宋朝的建立多是假他人之力,赵匡胤黄袍加身即是例证,弱宋之名,渊源有自。偏安江南的南宋,更被认为是强敌环伺的环境里苟延残喘。然而,这毕竟只是刻板的历史书写,论及宋代,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纵深考察宋朝历史,得出的结论竟是如此不同!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更多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存得以面世。世人一改此前对宋朝较为负面的评价,转而承认宋代的经济与文化地位。关于宋代的研究著作越来越多,研究不仅在广度上得以推进,深度上的讨论亦是必须,《大宋衣冠——图说宋人服饰》即是一部深入探讨宋人服饰的“断代史”。

作者傅伯星以有宋一代作为研究对象,对三百余年间帝王到平民服饰的流变作了细致入微的“图说”,使许多通史中或语焉不详或无从得见的细节逼真呈现,从而为读者了解宋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大宋衣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宋人服饰的方方面面。文中所论,一是宋人服饰;二是宋人器物,即宋人服饰之补充。书中所描摹、展示服饰的穿着者,包括了帝后、官僚、文人武弁、平民、僧道人员以及儿童。服饰内容及礼服、制服、便服、工作服,更有冬夏之别、成人儿童之别,还有相关的发式、冠、帽、带等。

一般认为,唐人服饰艳丽明亮,造型较为大胆,而宋人服饰则自热烈奔放转向实用质朴,从宽松肥大转为合身剪裁。即便如此,宋人依然承袭了唐人的流风余



《大宋衣冠——图说宋人服饰》傅伯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南宋宁宗杨皇后像



重庆大足南宋农家养鸡石刻

韵,此处仅以宋代妇女的头部装饰为例。

对于自身头、脸的重视,自古而然。古人云:“冠者,礼之始也。”在整体服饰尚质朴、尚实用的氛围中,宋代妇女对于冠饰的重视显得格外耀眼。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对自皇后至命妇的冠饰有一定的规定:“其龙凤花钗冠,大小花二十四株,应乘舆冠梁之数,博鬓,冠饰同皇太后,皇后服之,绍兴九年所定也。花钗冠,小大花十八株,应皇太子冠梁之数,施两博鬓,去龙凤,皇太子妃服之,乾道七年所定也。”“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冠饰以九翠、四凤。余仿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皇太子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命妇服。政和议礼局上:花钗冠,皆施两博鬓,宝

钿饰。”

龙凤冠规格极高,只有太后、皇后这种级别才有资格佩戴。龙凤冠的制作不憚繁复,冠上所饰几乎全用珍珠制成,南宋宁宗杨皇后头冠饰物即用珍珠编形,有如蝴蝶翅膀或是打开的扇子式样的博鬓垂肩分列耳朵两旁,博鬓里竟也有编成的游龙,其尊荣可想而知。这一式样还可在《宋仁宗皇后坐像》中看到,其博鬓为浅绿色,镶有白珠数颗,造型精美。而命妇可以戴花钗冠,也有博鬓,由此可见,带博鬓、装饰精美的头冠,是上层妇女的标配。

而地位较低的妇女一般佩戴花冠。《宋仁宗皇后坐像》图中有两名盛装打扮的宫女,两顶花冠形制相近,且均由各色花编制而成,美观又不失层次感。下层劳动妇女虽然也戴花冠,但应不太可

能有如此精致的打扮。

关于宋人的冠饰,沈从文曾感叹:“(发髻大致从)唐代宫廷女道士作仙女龙女装得到发展,五代女子的花冠云髻已日趋精巧,宋代再加以发展变化,因之头上真是百花竞放,无奇不有。”

魏晋时人“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可见傅粉为一时风气。而勇于“负重”的宋朝妇女,则将兴趣转向头部装饰,百花齐放的造型尚不够,还需在既有头发的高度上再创新高,形成峨冠。“高侵云汉垂肩久,低拂花梢下脚迟”,此种高侵云汉的头部装饰。时人笔记小说中不乏记载。宋仁宗时有白角冠“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而且,这种白角冠上的梳子“长亦逾尺”,这种极有特色的宋代冠梳形制,即便在其他朝代

也不多见。还有人所佩戴的头冠前有如羊角般的尖角。

除了头冠,宋人的发髻也值得关注。赵超先生说:“宋代妇女的发式与冠髻等首饰很有特色,整体来看,它们继承了晚唐五代的遗风,以高髻为主。”重庆大足石窟中有一农家养鸡女石刻,养鸡女头上所梳正是高髻。这种高髻有朝天髻、双高髻等,太原晋祠有宋代宫女彩塑,可清楚看到其人梳着朝天髻。

“门前一尺春风髻,窗内三更夜雨衾”,南宋词人陆游曾写有一部《入蜀记》,其中描述道:“未嫁者率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提到有的媒人“戴冠子,黄包髻”。

上述所论仅是宋人冠饰中的一小部分,而宋人冠饰亦只是其服饰中的一小部分。《大宋衣冠》对于服饰的搜罗、列举,巨细靡遗,罔不毕罗。除了宋代妇女的头饰,对于其他方面,书中更有详尽的介绍,例如宋人服饰中常见的褶子、武士装备的工笔描,对将军或士兵的衣饰、头饰纤毫毕现的刻画等,在其他著作或图集种鲜有见到。

《大宋衣冠》是傅伯星三十余年研究宋人服饰之结晶,书中“后记”有言:“这部书的编绘先后持续了三十多年。第一批画用的是毛笔,以后加画皆用水笔甚至圆珠笔,三种笔留下的印记一目了然,记录了我三十年间的不断求索。”《大宋衣冠》为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宋代文化爱好者提供了考察、佐证历史的新视角新方法,也为广大读者了解七百余年宋人的服饰文化,提供了可靠而又形象的资料。

临近垂暮之年,人们每当追忆起绚丽缤纷的青春年华,时常浮想联翩,情不能已。然而,倘若时光真能倒流,让他们重历青春岁月,很多人未必乐意。除了极少数幸运者,青春是一场漫长、望不到边际的黑色梦魇,一场无来由的诅咒,一幕老天精心设计的恶作剧,多少人的生命则永久地定格其间,成为上苍无情的祭品。而有关青春的书写,则是源源不断,脍炙人口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它们构成了文学这一庞大母体内丰茂的分枝。

近十年来,路内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才情连续推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引人刮目相看。而他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描摹了路小路及其小伙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世纪之交的成长历程。虽然那个年代已渐行渐远,但书页里依旧透出一股呛鼻的荷尔蒙气息,它萦回在你左右,挠动着尘封多时的记忆,不经意间诱使你沉入对往事的深情缅怀之中。暮色渐浓,但它依旧恋恋难舍,如游荡的幽灵,直至半夜钟鸣,方才袅袅盘旋而上,消失在渺远的天际。

一个作家无论其想象力有多么恣肆狂放、恢弘磅礴、诡谲奇异,都有一片坚实恒久的感应区域,莫言的高密村,阎连科的耙耨山区皆是如此,而地处江南水乡的戴城则是路内想象的源头,一切都从那儿开始。《少年巴比伦》可谓新世纪当代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篇叙述通体从容流利,文气饱满酣畅,路小路残损的青春岁月从字里行间汨汨流淌而出:糖精厂学

袅袅飘飞的荷尔蒙

■王宏图



路内

徒工生涯的甜酸苦辣,令人啼笑皆非的众生相(从周围的师傅伙伴到高高在上的管理层),与厂医白蓝伤感而又刻骨铭心的姐弟恋,这一切都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江南水乡的背景中,缀合成了一幅鲜活绚丽的画面。路内的叙述不乏讥诮的冷幽默乃至黑色幽默,也让人时时感受人性内在的温度。在作品的前半部,时间似乎凝固了,路小路尽管时时受挫,还享受着国有企业特有的红利;到了后半部,时间的流动骤然加速,新厂长的到任改变了原有的格局,貌似坚固的生活方式刹时间轰然倒

塌,伙伴们风流云散,白蓝考上了研究生,辞职离厂,过后又结婚出国。路小路也白天黑夜倒三班,最后以离职告终,就像他感慨的,“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

到了《追随她的旅程》中,主人公的姓名依旧是路小路,虽然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其经历与前一部作品大相径庭,仿佛他有了一个变体,一个孪生兄弟,在异度空间中经历了第二人生。尽管同处戴城,同样弥漫着化工厂腐蚀性极强的气味,但它的重心落在路小路与于小齐、曾园两位少女奇特的情感纠葛上,其间少年间的群殴掐架在前台招摇而过。路小路的伙伴杨一的遭际也令人唏嘘,他到上海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戴城,进了农药厂。到了《天使坠落在哪里》,他被易名为杨迟,成了与路小路并驾齐驱的主角,风头甚至盖过了后者,而他到异乡奔波讨债成了全书的主干线索,其间穿插着大量夸张的喜剧闹剧场景。在经历了绑架的噩梦后,杨迟回厂后竟被开除。他和路小路的青春就这样在世纪之交的岁月中挥霍殆尽,作者在焦黑的废墟上,为他们、也为一代人矗立起了黑色的纪念碑。

《花街往事》从时间顺序上说,可谓

“追随三部曲”的前史,空间也从工厂、职校挪移到了充满市井气息的蔷薇街。上世纪六十年代动乱年代的武斗让人不寒而栗,而八十年代顾大宏一家两代人的命运变迁折射出那个由旧人新年代的特点。全书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线索,将几部似断若连的中篇串接在一起,对八十年代生活场景和氛围的描写尤为出彩,就细节的饱满和形象的鲜明看,与苏童的同类作品不相上下,虽然在虚实结合上稍为逊色。而《云中》则另辟蹊径,不仅将故事的空间移到了大学,而且通篇采纳了悬疑小说的框架,布局行文收放更加自如,而对梦境的大幅描绘也增添了一种以往文本中罕有的空灵之气。

路内的“追随三部曲”可谓典型的成长小说,它将路小路等人的成长历程与风土人情、时代纷繁的变迁组合成一体。但不无遗憾的是,到了作品结尾,路小路等人并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时光的流逝让他们增长了阅历,但内在的自我依然故我,只在同一个平面上滑行,没有实质上的飞升。就像格拉斯《铁皮鼓》中的侏儒小奥斯卡,三岁时就停止了生长发育。路小路他们在刚踏入青春的门槛时,精神就已定型,以后的命运遭际只是对其稍作变异,产生不了颠覆性的影响。他们望不到地平线之外的天地,也走不出那个狭逼的世界。而贯穿全篇的主旋律则是青春的迷惘与伤感,外加对于世界的戏谑嘲讽。它产生了若干变奏,最后九九归一,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歌唱中戛然而止,苍凉,真挚,悲怆,伤感,还有激情耗尽后的无奈与漠然。